

YUJIAHUA
NAXIXUELUNJI

纳西学论集



余嘉华

白庚胜 和自兴 和良辉◇主编

纳西学丛书

余嘉华◇著

民族出版社

本书获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支持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 和良辉◇主编

和仕勇◇执行主编

余嘉华◇著

YUXIAHUA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余嘉华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嘉华纳西学论集/余嘉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6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和自兴,和良辉主编)

ISBN 978-7-105-12769-6

I. ①余… II. ①余… III. ①纳西族—民族文化—
中国—文集 IV. ①K28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8824号

责任编辑:王欣

封面设计:孟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341千字

印张:12.375

定价:38.00元

ISBN 978-7-105-12769-6/K·2220(汉123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

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

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信将古麼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绝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麼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麼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山田胜美、君岛久子、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

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林向萧、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斋滕达次郎、村井幸信、荒屋丰、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深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成就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

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们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前 言

纳西族文化，主要由民间文化、东巴文化及文人文化三部分构成。其中，民间文化是基础，东巴文化是特色，文人文化是高峰。三者互相辉映，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九四九年以后，人民政权建立，民族民间文化得到重视，尤其是一九五八年大规模地开展采集民间文学活动以来，民间传说、民歌、民间叙事长诗、纳西古乐等逐步整理出版。继后，曾多次组织力量，翻译整理东巴经典，录制东巴主要祭祀仪式、音乐、舞蹈，东巴文化渐显于世。但由于极左思潮影响较久，文人文化得不到重视，尤其是长期存在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得不到客观评价，以丽江木氏土司为代表的文人文化成就得不到应有的历史地位，这给民族史、民族文化带来不应有的缺失。有感于此，笔者以丽江木氏土司为例，以较为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从不同侧面评介了木氏土司在文化上的贡献，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全面认识纳西族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有所助益。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现当代的一批纳西族知识分子如李群杰、赵银棠、周霖、范义田等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和错处，甚至提倡和主持东巴经翻译整理的县委书记徐振康等也受到批判。一九八〇年以来，他们才陆续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我受地方政府及他们的亲属委托，曾为其中的几位编过文集，以实绩显示他

们的成就。在读了他们的著作后，我先后撰写了几篇介绍他们的文章，再现了他们的坎坷经历及思想风貌、学术成就，略可填补空白，纠偏正谬。

民族文化要发展，需要有众多的人参与，青年一代学人的迅速成长尤为重要。多年来，我在团结各方面人才、扶持青年一代方面也尽了绵薄之力。曾应一些文友、乡友、青年学者的邀请，为丽江学者撰写的各种诗文集写过序跋和评论。在评介这些作品的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如：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民歌，尤其是情歌的特点及收集民歌的建议；文学创作及文史研究中的创新；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平凡人也能写出有价值的口述历史，文化建设在民族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等等。这些观点，既是针对某一作品而发，又不局限于某一作品，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书末附了两篇回忆文章，算是对我求学与治学经历的粗略回顾。

纳西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长期积累，会泽百家，方能成其大；甘于寂寞，既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方能看得准，做得精；融会贯通，独立思考，不断超越，方能显其深。白庚胜等当代纳西族学者，以世界的眼光、宽广的胸怀、不懈的努力，编辑出版纳西学研究丛书，“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在入选行列”。多年来，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云南地方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纳西文化也在关注之列。由于不识纳西象形文字，读不懂东巴经；长期离开家乡丽江，对纳西族村镇百姓的生活实况认识肤浅；只是对书面材料，主要是古代的文献读得稍多，因而对纳西文化的认识也很有限。但白庚胜乡友仍然认为我的研究成果有可取之处，多次鼓励我编一本集子纳入纳西文化书系。为了便于向各位学长、学友、乡亲和读者请教，我匆匆编了这本小册子，不当或失误之处，还望大家指正。

余嘉华

2010年3月28日于昆明

水脉与文脉

——丽江古城保护片谈 1

土司文化的再评价

——以云南明清时期的土司为例 5

木氏土司的价值取向 24

明代木氏土司对东巴教的认同和影响 29

明代纳西族文化的奇葩

——丽江木氏土司的著作 42

雪山文脉传千古

——兼谈对土司文化的评价 68

携手走向文明

——姚安高氏与丽江木氏土司关系片谈

90

史料的核实辨析与正确使用

——《迪庆藏族社会史》的一个问题 102

滇茶入藏二题 113

“和”姓门外谈 120

“门墙”外的追忆

——国瑜先生二三事 125

纳西族画家周霖 134

情系滇山云水 137

雪山高志 玉水清音

——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及其作品 140

民族精神的凝聚与折光

——读《纳西族诗选》 155

学界一奇峰

——《范义田文集》前言 173

书香传远

——《范义田文集》编辑小记 189

妙手写师魂 199

雪后老梅频著花

——《李群杰文集》序 202

云山风度 松柏情怀

——《李群杰书法作品集》读后 210

雪山灵光

——忆徐振康同志 213

火把花又红了

——忆巨甸完小刘秉坤校长 215

谈纳西族作家戈阿干的创作 219

诗笔写边疆

——读纳西族作家杨世光的散文 227

时代音 民族魂

——读《梦中的香格里拉——和文光原创

歌曲作品精选》 236

独抒己见 超迈前贤

——初读《孔子著述研讨丛书》 243

唐宋时期的巨甸 247

全国性志书所载元代的巨津州 251

地方志所载明代的巨津州 257

风物与丽江文化 268

夫巴《纳西人》序 300

彭瑞《痴人诗稿》序 304

《耕夫吟草》序	309
《滇西北名镇——巨甸》序	315
杨林军《徐霞客与丽江》序	318
千粒明珠一网收	322
文有新变 方能代雄	328
金沙万里走波澜	332
口述历史一颗星	335
《回归核桃园》序	338
《丽江历代碑刻辑录与研究》序	344
用文化引领民族精神和风尚	348
《杏坛秋韵》序	355
《和志武纳西学论集》后记	360
《木氏土司与丽江》后记	362
岁月鳞爪	364
碧水温润 明珠闪耀	
——五十年代初期丽江中学杂忆	374
后 记	382

水脉与文脉^{*}

——丽江古城保护片谈

古城水脉的保养

丽江古城以玉龙雪山为背景，以玉泉流水为血脉，以随地赋形的街道为骨骼，以民居为主体，以民族文化为其灵魂，而构成了其独具的特色。

这特色是世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和辛勤劳动而结出的硕果，是丽江、云南、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自觉地保持和发扬它。街道民居的保护和维修，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水脉的保护和扩大，需从长远着眼，花力气建设。

白龙潭与黑龙潭是古城内的两大水源，而以黑龙潭为主。晶莹的玉泉水从双石桥泻下，穿街绕户，入墙进院，形成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独特风姿。清泉水，不仅为古城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而且切切实实地为古城百姓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随着人口的剧增，旅游业的发展，玉龙山积雪的减

^{*} 此文原载《丽江报》1998年1月22日，后收入和湛主编的《丽江古城》（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少，地下水的过量抽取，森林的大肆砍伐，地面生态的严重破坏，以及开山炸石、打桩挖洞而引起的地下结构局部改变，致使泉道堵塞，玉泉频频干涸，向人们一次次地亮起了黄牌。每次玉泉干涸数月，合邑人心惶惶。

古城，犹如一位母亲：血枯，则容颜憔悴；血竭，则生命垂危。若玉泉水少，古城则难以焕发光彩；若玉泉干涸，古城也将失去生机。因此保护和扩大水源，是关系到古城能否永葆青春的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也是关系子孙万代切身利益的大事。为此，笔者建议：

要珍惜玉龙山上的积雪，它是一座天然洁净的固体水库，是丽江地下水的重要来源。要自觉保护玉龙雪山这座巨大的天然固体水库，应把一切有损于雪山积雪的活动减到最少，尤其是开辟旅游景点时应慎重考虑。

大面积地植树造林、种草养花，以改善环境、净化空气、贮备水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力争在五至十年内，将县城附近的荒山坡地全部绿化，数十年之后使之蔚然深秀，郁郁葱葱。扩建和加固县城附近的大小水库，保证农田灌溉，发展水产，表彰奖励绿化功臣和护林有功人员，严禁乱砍滥伐，将古城建成一座山青水蓝、花红柳绿的花园式的旅游城市。

在古城及其附近，尤其是泉水源头附近，严禁开山炸石、深钻打桩，以免有意无意地堵塞泉水原有的地下通道。

应注重水道的清洁管理，提高市民的社会公德水准，使其做到不向河中投掷杂物；定期清除河中淤积物，适当培植水草。健全城市排污系统，以免污水溢入河道，不建污染严重的大小工厂。统筹地下水资源的使用，避免无序的开采。

发扬丽江爱水敬水的传统。纳西族过去曾有祭龙王、祭水神等风俗习惯，有禁止污染水源等规定。东巴经中有祭山神龙王经约 40 种，鬼神谱系中仅龙王就达 20 余种之多。道光二十八年

(1848年),大研镇百姓就立有“永远遵守”的《象山封山护林植树碑》,共约植树造林保护水源,“培形势而壮观瞻”。要对这些宝贵遗产加以分析研究,继承其合理内核。各级领导要有长远眼光,树立绿化荒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也是政绩的观念。在广大民众中,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开展有关珍爱雪山、爱水护林的教育,通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征文、专题报告、文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宣传,使爱水护林成为每一位市民的自觉行动。留一片青翠、留一脉清泉给子孙。

古城文脉的承传

深厚的民族文化是古城的灵魂。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民族综合素质的提高是重点。

要增强各级领导的民族文化意识,使其全面认识民族文化的内涵及特点,做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带头人。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民族文化的自觉性,采取各种方式,包括通过编写乡土教材、利用课堂教学和影视报刊等普及民族文化知识,传授技能技巧。广泛团结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民族文化的爱好者,对丽江的民族文化进行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与探讨,以继承、创造和发展民族新文化。

民族文化要有载体,除办好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及报刊和电视台等外,还建议出版一套“丽江丛书”。此丛书收录范围约可包括丽江地区从古至今的文化要籍,其中可分为以下几部分:一、遗产篇,包括《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各族民间文艺作品集,历代文人作品、著作集,旨在保存传统文化,提供研究资料,继承其精华。二、研究篇,包括文史类、建设类、科技类,回顾历史,研究现实,提出建议,启迪新知,为今天的社会建设和文明建设提供参考。三、创作篇,包括艺术